

格罗特《俄语词典》述略

张春新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19 世纪是俄罗斯词典编纂史上的重要阶段, 19 世纪末出版的由格罗特主编的《俄语词典》是这一时期俄语词典中的重要著作, 本文对这部词典的编纂背景进行简要梳理, 并对词典的主要特点进行简要介绍。

关键词: 格罗特《俄语词典》; 编纂背景; 主要特点

中图分类号: H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格罗特(Я.К. Грот)是 19 世纪后半叶俄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词典学家。他对 19 世纪俄国词典编纂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开启了俄国标准语规范词典的先河, 为标准语词典的编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词典编纂中有其独特的学术思想, 并且在语言学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由他主编的《俄语词典》是 19 世纪末期俄国著名的词典学著作之一, 是俄罗斯科学院成立以来编纂的第三部词典, 这部词典可以说是俄国词典学史上的第一部规范意义上的词典, 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于之前两部科学院词典的独到之处。可惜的是, 词典的第一卷还没有出完, 格罗特就不幸离世, 以至于这部词典只编纂了四个字母(А—Д), 共计三个分册。尽管并没有编纂完成, 但这并不损害其在俄罗斯词典编纂史上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着重对格罗特词典的编纂过程、编纂理念、编纂特点进行介绍, 以期反映 19 世纪末期科学院词典发展的概貌。

2 词典的编写背景及编纂历程

19 世纪, 俄国的民族文化在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知识领域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一时期词典学的成就尤其显著, 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民族语言详解词典成为了主要的词典类型。19 世纪中叶, 俄语详解词典与俄语标准语的发展过程相脱节的状况得到了俄罗斯科学界的广泛关注。(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977: 223)。尽管这一时期, 第二部科学院词典《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1847)刚刚出版, 但由于这部词典收录了大量过时的教会斯拉夫语, 无法反映当时俄语飞速发展的现状, 因此编纂标准语规范词典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19 世纪 50 年代, 科学院俄语和文学分部(即第二分部)开始积极讨论编纂一部标准语规范词典的问题, 有关词典编纂构想及编纂原则等问题的讨论持续了近 40 年之久。编纂工作实际开始于 1852 年, 然而编写过程一波三折, 甚至一度停滞, 直至 1886 年, 科学院才再次恢复该词典的编写工作。当时提出了两个任务: 首先是准备语料, 词的意义和用法要辅以例证, 这些例证要从罗蒙诺索夫时代起最优秀的作家作品中摘选; 其次是承认有必要对此前

的《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进行再版，但是要对其进行重新审定和修订，因为该词典尽管具有诸多优点，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格罗特承担了这两项任务。在对科学院第二分部已有词典语料进行了长时间的整理之后，他得出结论，现有语料只有一少部分可以用作参考资料，而且需要大量的增补完善。关于《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的再版问题，格罗特指出了词典中存在的不足：词目不完整和教会斯拉夫语词收录过多。据此，他提出了9条修订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科学院第二分部的赞同，同时，格罗特也被委任为这部词典的总主编。

词典的准备工作沿着两条脉络同时进行，一方面，对《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对词典的前几个字母进行初步的粗加工。这些准备工作进行了两年多时间，其间在科学院第二分部的会议上多次就编纂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讨：如词典和词条的结构、语法和语义特征等。1891年，完成词典的第一分册，1892年完成第二分册。1893年格罗特去世，第三分册尚未完成，第二分部将这项工作委托给贝奇科夫(А.Ф. Бычков)，1895年第三分册出版，至此词典的第一卷(字母А—Д)编纂完成。

《俄语词典》(第一卷)凝结了格罗特的全部心血，他既承担了选择语料的任务，又是词条的编者，同时还担任词典的总编，帮助他的助手们作词典的各种准备工作。因此，这部词典的第一卷常常被称为“格罗特词典”。

3 词典的特点

格罗特的《俄语词典》是俄国词典史上第一部标准语规范词典，其规范性不仅体现在修辞和语法标注系统上，还体现在词典内部的各个方面。以下就词典的蓝本、收词、意义和语法特征这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3.1 词典蓝本及语料

格罗特词典的编写使用了大量的语料和蓝本，其中最主要的是《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和《活的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简称“达里词典”)。

《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的词目是格罗特词典的主要框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新词，并删除了5918个与新词典编纂要求不相符合的词汇，主要是教堂用语和旧词、词的语音和词法变体等。对原有词目从语义、语法、修辞等方面进行了更为确切、详尽的释义，补充了大量的例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例证。可以说，《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中的词汇语料绝大部分都得到了修订。例如在《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中，词条 *второй* 的描写：

Второй, числ. Другой; следующий по первом.

而在格罗特的《俄语词典》中，增加了两个新的义项，并辅以例证：

Второй, числит. порядок. ① Следующий за первым, другой. ②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й,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й первого. *Играть вторую скрипку. / Он играл вторую руку (на фортепиано).* Труг. двор. гн. ③ Не подлинный, не настоящий, но подобный ему, заменяющий его. *Второе отечество. Второй отец.*

《达里词典》是格罗特使用的另一个重要蓝本，其中的大量俗语词、平民词、方言词、外来词、术语词及专门词汇等被格罗特增补进新词典的词目中。格罗特还吸收了《达里词典》中的很多词义以及俗语谚语。

除了上述两部重要词典，格罗特还参考了安年科夫(Н. Анненков)的《植物词典》(1878, 第2版)、丘尔科夫(М. Чулков)编纂的反映彼得大帝时期术语构成的《法律词典》(1792)等其他词典蓝本。

值得一提的是，格罗特词典是俄罗斯科学院词典编纂史上首次广泛使用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语料的词典，除此之外，格罗特词典还从 18 和 19 世纪俄国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作品、回忆录以及各种各样的语文、历史、经济、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等专门文献，甚至各种宪章中收录了大量语料，这些语料被广泛用作格罗特词典中的例证，以帮助更好地揭示词义，展示其在言语中的用法。在词典的语料特点方面，格罗特词典从各种语料来源中选取的例证的丰富程度远远的超越了以前的科学院词典。

3.2 收词范围

格罗特认为词典的宗旨是解释活语言。因此，他所编纂的词典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词目中呈现从罗蒙诺索夫时代开始形成的俄国通用标准语和公文事务语言，以尽可能完整地反映 18 世纪下半叶之后俄国标准语的实际状况。格罗特词典 (А—Д) 收词共计 21648 个，与《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词典》这几个字母的收词相比，在词目的数量方面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尽管减少的数量并不显著，只有 694 个，但是，词目的更新量却几乎达到四分之一，首次被收入格罗特词典的词总计 5910 个，占总词汇量的 27%。从收词范围来看，新增的词汇包括许多日常口语词汇，通常带有相应的标注 простор., 如 бабник, брехня, военщина, вышмыгнуть, выпивала 等，还有相当大部分的方言词汇，这是与词典编纂纲要中“给予方言词足够的空间”(Ф.П. Сороколетов 1998: 223) 的要求相符合的。除此之外，词典收词还有如下一些特色。

(1) 收录大量外来词。这是因为 19 世纪下半叶的标准语中“充斥着来自西欧诸语言的借词、外来词”(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934: 246)，这些外来词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经济学、社会日常、工业、政治、经济、法律以及行为规范等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 абажур, аванс, автономия, ассоциация, эффект, версия, глоссарий, градац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等。

(2) 收录了许多专业术语。关于词典选收术语的问题，格罗特秉持如下原则：既收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术语，也收录一些非特别专业的著作中出现的术语，如 абсцисса (数学)，адэква́тный (哲学)，алиби (法律)，анемия (医学)，арпеджио (音乐) 等。20 世纪苏联著名词典学家 С.И. 奥热果夫将格罗特词典收录的这些术语称为“社会性词汇”，他写道：“术语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不应该是术语在某一学科概念系统或技术领域中的重要性，而是它的社会作用。”(С.И. Ожегов 1952: 100)。与外来词在 19 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样，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术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与普及，因此成为格罗特词典收词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3) 收录众多文学作品中的词汇。文学作品是格罗特词典收词和语料的主要来源，如许多神话领域词汇 аврора, авгур, амур, аргус, баба-яга, венера, геркулес, герма, гном 等，这些词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诗歌中使用甚广。因此，尽管预先制定的编纂纲要中并没有包括这一类词，但随着词典编纂工作的推进与编纂理念的不断更新，词典还是将这一部分词收录了进来。还有一些词，尽管在活语言中已不再使用，但在词典所涵盖时期的作家作品中却经常遇到，这些词也被收录到词目中，被标注为 малоупотр., стар., церк., 如 алабандин (стар.), браница (стар.), государить (малоупотр.), гласник (церк.) 等。

(4) 收录最常见的部落、部族名称等民族称谓。与神话领域词汇不同，这部分词汇的收录是在词典编纂纲要中预先确定的，因为“这些具有复数形式的名词已经被划归为普通名词的范畴了”(转引自 Ф.П. Сороколетов 1998: 224)，由国家和民族名称构成的形容词也在收录之列，如 австра́рийский, альпи́йский, англича́нин, армя́нин, бельги́йка 等。值得一提的是，以纲要形式确定收录这部分词汇，在科学院词典编纂实践中尚属首次。

(5) 词典中还收录了大量由不同词缀构成的派生词，如 абба́тик, амба́ришко, голо́венка,

ближайший, богаче, глушение, бондарить 等。

3.3 释义特征

格罗特词典对词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语义分析,依据“对词的现代理解”,给出了词的更为明确清晰的语义特征,并作出了更符合逻辑关系且更加严格的意义划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格罗特词典在词的语义分析进一步完善的道路上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3.3.1 义项划分与排列

首先,词典力图反映19世纪俄罗斯标准语语义丰富的过程,因此,对词汇意义进行了大量的扩充,增加了许多新的意义,这些增补的意义有些是新产生的,如 *академик* 一词,在《教会斯拉夫语与俄语词典》中只有一个义项“科学院成员”,而在格罗特词典中新增了两个义项“2. 像科学院院士一样喜爱科学或自己的事业的人; 3. 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有些则是在19世纪标准语中以词的转义、引申用法为基础划分出来的新义项,如 *весна* 一词的第二个义项“青年时代,青春”来自于茹可夫斯基的诗歌中 *весна жизни* 的转义用法, *взвешивать* 的第二个义项“衡量,考虑,权衡”则来自于小说《聪明误》中的词组 *взвешивать слова; взвешивать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等。有些情况下,转义用法并没有被单独列为义项,而是直接放置在本义之后,用分号“;”隔开。

此处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格罗特词典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区分出同音词,并单独立条。这类同音词在之前的词典中被看作同义词的不同义项。格罗特认为这些词虽然发音相同,却是从不同的词根中产生而来,因此应该分别单独立条。这一原则在之后的词典编纂实践中被广泛采用。

其次,将词典中杂乱无章的义项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是词典学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一大重要的进步。格罗特词典在这一问题上,首先坚持历史性原则,即当词义发展的历史脉络非常明显的时候,首先解释最早出现的意义,按照由古至今的顺序排列义项;或者是基于逻辑顺序原则,即由本义到引申义,以便使用者更清楚的了解词义的发展变化。然而,划分意义和意味、判定词义发展脉络是一项极其困难和复杂的工作,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格罗特对此深有感触。在词典的前言中,他写道:“很遗憾,能够轻易断定词义发展脉络的情况十分稀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词典编纂最大的难题,所以不得不或者基于某种推测,或者直接对所有意义给予一个统一的限定,从当代最常用的意义入手,不考虑解决这些意义之间的过渡问题”。

3.3.2 释义方式

格罗特认为,释义应该是一个特定的体系,缺少这个体系的词典是有缺陷的。为了体现释义的系统性原则,格罗特词典依据词目词的类型,采取了几种主要的释义方式。

(1) 解释性释义

用能突显事物的品质、作用、应用范围等方面特点的释义专用词或词组 *вообще, специаль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особенно,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иногда, в общем смысле, в собственном смысле* 等引出定义,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以强调某个词义或用法的性质或其适用范围。其中, *вообще* 最为常用,常常用来指出通用的或转义的用法。

(2) 百科性释义

一些词采用了具有百科性质的扩展性定义来解释,这种定义往往超出了普通释义的界限,对词所表示的对象本身进行描写,例如: **Блин** 1. Лепешка из растворенного жидког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гречневого теста, выпекаемая на сковороде; обрядное печение, коим угощают при поминках по усопшим, равно и на масленице, празднование которой, еще со времен язычества, связано с помяновением умерших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用平底锅烙的薄饼,

多以溶解稀释的荞麦面制成；葬礼上用以招待宾客的薄饼，与产生于多神教时期的谢肉节食用的饼一样，用于纪念过世的亲属）。

（3）同义词、反义词释义

同义词释义在格罗特词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常作为单独的定义用来解释一些通用词的转义，通常情况下，在通用语中有对等词的外来词、方言词、俗语词以及古旧词和教会词汇也都用这种方式来释义。例如：**Аккуратный**. Точный, тщательный; **Артель**. Толпа, ватага. 如果用作定义的是一个同义词列，则词典会将意义上更接近的几个同义词并列在一起，并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排列，彼此间用分号隔开。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在某个词义中划分出意味。例如：**Безмерный**. Неизмеримый, беспредельный; 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необычайный; чрезмерный. 而反义词释义通常用作已有定义的补充。例如：**Далекий**. Находящийся в отдаленности. Противоп. Близкий и т.п.

（4）参引性释义

这种释义方式与同义词释义有相近之处，也有人把它归入到同义词释义的范畴，通常用来解释在修辞、词法或语音等方面有差异的词，此时通常只给出修辞中立词的释义，而该词的其他变体则借助于短语 *то же что* (同…) 及 *см.* (参见…) 来参引。例如：**Альбом**. См. альбом; **Амбра**. То же что амбра.

（5）语法性释义

这种释义方法不对词进行通常的释义，只用参引其基本语法形式的方式指出其语法范畴属性。如果这些词有独立的意义，则除了语法定义之外，还要对其进行解释，直接附加在语法定义之后，或者单独设立义项。用这种方式来释义的多为具有主观评价意义的名词、形动词、一次体和多次体动词等。如 **Анекдотец**..., Уменьш. с. анекдот; **Аленький**..., Ласк. От прил. алый; **Баливать**, Многокр. гл. болеть. 动名词和抽象名词、表示女性的名词、物主形容词、关系形容词等的释义方式也属于语法性释义。

3.4 语法特征

早在 50 年代，格罗特就曾指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词典应该成为一部语法参考书。”（Я.К. Грот 1853: 13）本着这一理念，格罗特以“满足受教育阶层人士的需求、也为作家和学者提供帮助”（格罗特《俄语词典》前言）为编纂目的，以俄罗斯标准语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对词典中的语法特征进行了描述。格罗特本人的语法思想，尤其是他对重音和正字法的研究，在词典中许多语法标注和语法说明的规范特征方面都有所反映。

3.4.1 名词的语法特征

对于名词，最典型的做法是标出单数一格原始形式、单数二格词尾以及名词的性，如 **Обзац**, а, м., **Аорга**, ы, ж, **Боек**, бойка, м. 一些特殊的变格形式，在词典中也都一一列出。例如某些以 -а 结尾的阴性名词，标出重音由词尾到词干的转移，而对于单数第四格形式则标出两种可能的重音形式；对于阳性名词，主要是单数间接格词干带有固定重音的单音节非派生名词，标出与前置词 **в** 和 **на** 搭配时以带重音的 -у (-ю) 结尾的单数第六格形式，同时还给出以 -е 结尾的平行非重音形式；复数形式若在构成间接格时有特殊变化，如词缀交替、增加或脱落、同一间接格存在两种不同形式、重音转移等，词典中也都予以标出。多数名词都给出复数第一、第二格形式，有些复数形式会标注修辞特征或指出其常用程度，比如以带重音的 -а (-я) 结尾的复数第一格形式，本来属于民间用法，但在当时却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俄语标准语中，逐渐替代了以非重音的 -и (-ы) 结尾的形式，这种典型的语法现象也都成为格罗特词典力图反映的内容。

3.4.2 动词的语法特征

对于动词，词典首先给出不定式原始形式，之后标出单数第一人称形式和复数第三人称

形式(标注复数第三人称的做法是格罗特词典的一个特色,传统的做法都是标注单数二人称形式,但这种创举在之后的词典编纂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传承)。特殊变化的动词如 **быть**, **бежать** 等,除了现在时变位的全部形式之外,还给出命令式、形动词、副动词、将来时以及过去时形式。词典还区分了动词某一形式的可能变体,同一形式的两种重音等情况。对于构成上与一般规范不同的动词形式,词典用单独列条的形式引见不定式,如 **Бей**, бейте. Пов. накл. гл. **быть**; **Блюю**. См. блевать.

3.4.3 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词典对形容词语法特征的描述,反映出编者在遵循规范性原则的同时,还力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历史特点的编纂理念,如形容词 **богатый**, **горький**, **громкий**, **густой** 等,在词典中同时标出 **-е** 结尾的当代用法和 **-ее** 结尾的过时代用法。这些已过时的比较级形式之所以会在词典中给出,是因为这些形式在当时的标准语中还在使用,因此,尽管词典中更推荐使用这些比较级的当代形式,但是鉴于作家们的威望,编者还是将这些正在退出标准语用法的形式收录到了词典中。为了推广当代用法,在词典中特意增加了附加说明,如词条 **Густой...** Употребительнее форма: гуще.

格罗特词典的规范主义思想,在上述语法特征的描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体现规范性的做法。如给出词的搭配关系,通常以带前置词或不带前置词的名词、形容词的间接格形式表示,如 **алчность** (чего, к чему); **верный** (1. кому; 2. чему); **годный** (с предлог.: к, для, на)等;一些词后面还设置了用小号字体印刷的特别注解,用来说明词的形式、拼写、发音、来源及用法等问题,这种处理方式在之前的科学院词典中都不曾出现过。词典还对词的语法形式、拼写或发音作出评价,指出同一词的发音或拼写变体中哪种是规范和常用形式,标出词的某个形式适用的语体范围。

综上所述,格罗特词典对词的语法特征的描述,是以先进的语言学思想为依据的,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俄语科学研究水平。格罗特词典制定了一整套系统的语法解释体系,如标出动词支配关系、指出动词对应体、对词的语法形式作出必要的参见等,这对促进俄语标准语的规范化发展、推广和使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之后的俄语详解词典编纂中,这些做法基本上都被传承了下来。

4 词典的反响

格罗特词典的出版受到同时代人的广泛关注,词典将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区分开来的做法获得了一致赞同。多数评论家对词典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也不乏否定的声音。对词典的否定评价主要集中在词典的词目选择上。有的评论者希望科学院词典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俄语标准语规范词典,以帮助使用者正确地说和写,因此他们对格罗特词典中收录从罗蒙诺索夫时代起的通用标准语和公文事务语言持反对意见,认为词典中收录的很多 18 世纪的词汇在 19 世纪的标准语中已经不再使用。而格罗特词典将历时和共时两个不同的语言元素结合在了一起,由此既无法将其划归为现代语言词典,也无法将其化归为历史词典。与此相反,有些评论者则希望科学院词典是一部历史词典,因而他们批评格罗特词典实际上只是一部普通的现代俄语词典,只不过在词目中混杂了大量现在已不通用的词而已。格罗特仔细阅读了所有的反馈,并在编纂接下来的词条时,充分考虑和吸收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甚至亲自对已经出版的词典分册进行增补和修改,保证了词典的进一步完善。

5 结束语

格罗特主编的《俄语词典》(第一卷, А—Д, 1891—1895) 出版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尽管从当代词典学的角度看来,该词典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提高,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部词典无疑是 19 世纪末俄国科学院语文词典编纂的里程碑式著作,它是俄罗斯词典编纂发展

的一个新阶段，为俄罗斯规范词典的编纂开辟了先河，充分反映了当时俄罗斯词典学发展的理论高度和编纂实践水平。词典编纂实践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的编纂理念，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词典中的语料大多为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文学作品中的典范用法，这是俄语标准语详解词典编纂中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对于研究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次，词典中充分反映了当时俄国语言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其释义方法、语法特征的描述方式等在之后的规范词典编纂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难怪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评价它为“这个时代(19 世纪下半叶)俄国标准语研究领域中最重要、最珍贵的开端”(B.B. Виноградов 1946: 116)。除此之外，作为俄罗斯科学院编纂的第三部词典，格罗特词典对于俄罗斯词典编纂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Богатова Г.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лексикографы. XVIII—XX вв[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11.
- [2]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XVII—XIX вв[M].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4
- [3]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Русская наука о рус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M].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МГУ. Вып. 106. Т. III. Кн. I., 1946.
- [4]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Толковые словар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A]. Избр. труды.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 [5] Грот Я.К. Известия II отделения АН [J]. 1853. Т. II.
- [6] Ожегов С.И. О трех типах толковых словарей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52(2).
- [7] Сороколетов Ф.П.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1998.

A Brief Description of *Russian Dictionary* Edited by Grote

Zhang Chun-xin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19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exicography. *Russian Dictionary* edited by Grote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this period.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compilation background and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dictionary.

Keywords: *Russian Dictionary* edited by Grote; background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 main feature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 2018 年委托项目“科技领域异读词现象调查与研究”(WT135-2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春新 (1975—)，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词典学，术语学。

收稿日期: 2018-06-22

[责任编辑: 惠秀梅]